

佩文齋詩書圖譜

第三十二卷

佩文齋書畫譜目錄

第六十七卷

御製書畫跋

書

懋勤殿法帖序

跋

世祖章皇帝御書正大光明四大字

跋

世祖章皇帝御書陋室銘

石鼓贊

跋王右軍書曹娥碑

跋王羲之快雪時晴帖

書蘭亭帖後

王右軍洗硯池贊

跋虞世南墨蹟後

跋顏真卿墨蹟後

跋蘇軾墨蹟後

跋黃庭堅墨蹟後

跋米芾墨蹟後

跋朱子墨蹟後

跋宋搨淳化閣帖後

跋趙孟頫墨蹟後

跋董其昌墨蹟後

跋董其昌書

計三則

畫

畫馬贊

題周文矩畫說劍圖詩

題蘇軾墨竹詩

題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詩

陳所翁畫龍贊

老子出關圖贊

仇十洲青綠畫詩

佩文齋書畫譜卷第六十七

御製書畫跋

書

懋勤殿法帖序

朕惟書契既興歷代相傳自篆籀變而爲隸楷行草古人往往積歲月殫學力結體運思以務臻其妙所由來遠矣嘗於機政之暇游心翰藻觀晉人所書體尚圓潤結構天然風采流奕斂鋒藏鍔而自能雄勁故歷代重之逮唐以後或格法謹嚴或筆勢軒翥類皆神明於昔人之矩矱而變化出之以自成一家之書亦代不乏人。在昔右文之君得一名蹟每使當世之能書者排類摹仿鐫諸文石以廣其流傳爲策府藝林之所共寶如聖教蘭亭以及淳化淳熙諸墨刻皆其最著者也朕念古帖歲久漸湮近時轉相摹刻者多失其真因取內府所藏舊搨與名人墨蹟遠自上古以迄本朝編次撫刻題曰懋勤殿法帖凡二十有八卷帝王法書自漢以後咸在簡牘有明諸帝之善書者亦搜輯其遺楮以列於後洪惟我

世祖章皇帝聰明天亶深心典學時灑宸翰雄奇高古體格渾成神彩炳煥洵足卓越前代謹以登諸琬琰昭示子孫臣民垂諸不朽朕自幼習書豪素在側寒暑靡間歷年以來手書敕諭詩文跋語以及臨摹昔人名蹟屢盈笥篋每思字學淵微雖精研日久正欲然未敢自信緣諸臣敦懇再四勉從其請用識嗜古之夙志云爾皇太子皇子亦晨夕侍朕習學因并附焉以策勵其意夫書列六藝之中兼八體之妙唐太宗論筆法謂欲書之時當收視返聽絕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於微妙昔人評右軍書樂毅論有忠臣烈士之象曹娥碑有孝子順孫之象逍遙篇有抱素拔俗之象畫像贊有矜莊嚴肅之象由是觀之學書之道亦非僅操觚染翰之爲其通於學問性情有如是哉後之覽者考源鏡流由今溯古臨池之學具在斯帙矣故於刻石旣成而序之

跋

世祖章皇帝御書正大光明四大字

世祖章皇帝御筆書正大光明四字結構蒼秀超越古今仰見聖神文武精一執中發於揮毫之間光昭日月誠足媲美心傳朕罔不時爲欽若敬摹勒石垂諸永久爲子孫萬世法康熙十五年正月吉旦恭跋

跋

世祖章皇帝御書陋室銘

我

皇考世祖章皇帝以上聖之資撫興王之運躬處九重心周蔀屋蓋真所謂養其民以致賢人矣至於親簡冊灑翰墨無時而不存此念也今恭覩

御筆書陋室銘一卷陋室者何山間水涯之居詩人之所謂考槃空谷也以萬乘之崇高不忘草茅之卑末於其所居若有取焉而親爲書其辭則聖心之所存於此亦可見焉康熙十六年九月四日萬善殿記

石鼓贊

朕釋奠先師於國學觀石鼓於廟門之兩廡緬懷周宣迄今二千餘年而中興之烈岐陽之蒐俯仰如昨魯壁汲冢缺有間矣此文此石獨煥然與日月爭光是三代法物之僅存者也今列在太學實斯文之盛嘗尋繹搨本推詳其遺義有會於心焉乃爲贊曰

猗歟周宣纘緒文武一時從臣方叔召虎蒐於岐陽陳列斬鼙鐸功告成伐石作鼓以歌以銘載規載矩豈備考擊致煩朦瞽鼓鼙思將義蓋有取歷二千年鑠日蝕土蝌蚪失傳剥落誰補車攻馬同鹿麇慶晨星缺月完句可數天門訛蕩岐山翔舞軒韻是班鍾王敢伍陳在泮宮設於廊廡是切是嗟匪擊匪拊橋門觀禮如對簋簋庶幾文治再見三古

跋王右軍曹娥碑

曹娥碑相傳爲晉右軍將軍王羲之得意書今覩真蹟筆勢清圓秀勁衆美兼備古來楷法之精未有與之匹者至今千餘年神采生動透出絹素之外朕萬幾餘暇披玩摹倣覺晉人風味宛在几案間因書數言識之

跋王羲之快雪時晴帖

晉右軍將軍王羲之真蹟存於世者尠矣快雪時晴嘗見刻之搨本中今覩其真蹟可爲希代之寶藏之筐衍不時觀閱恍接其人於千載以上也

唐文皇嗜蘭亭帖至竭萬乘之力多方以購之又時撫善本賜其臣僚可謂勤矣而卒無妨於治國理民之政蓋其納諫受言力行仁義所圖者大舉凡游藝之事不足以累之況寄心翰墨於幾務之餘豈非前王之令軌哉推考其時貞觀之風幾與三代比隆其仁心善政可施於後世者多矣高山在望景行行止寧獨於蘭亭一事哉

王右軍洗硯池贊并序

沂州治西南池水一泓連漪清淺在斷垣荒草中朕甲子己巳南巡兩經其地咨訪土人曰此晉右將軍王羲之澤筆池也一名洗硯池相傳即其故宅傍有曬書臺歲久蕪沒今爲淄流所宅祠宇三楹面離背坎上設右軍像風神雋爽儼然晉代衣冠墀廡碣石鱗次中爲瑤瑤十七帖餘皆後人憑弔詩文及紀載祠宇興廢始末舊有洗硯池三大字斷闕不全嘗考晉書右軍雖系琅琊自其父曠已南遷右軍未歷江北或者以王氏舊居所在遂傳會之未足深辨朕萬幾餘暇日事臨池雅愛其筆法近復命新蘭亭故址以表彰之夫右軍懷經世大略遭時多故用違其才觀其與桓溫書其人品學問槩可想見使得行其志於以毗輔晉室振挽頽風豈僅以書法見長哉乃爲之贊曰

右軍於書稟生知質仍不廢學功專且壹臨池浣墨池水如漆艾山何高沂河有泌山城古祠人傳遺蹟緬懷大夫士林之特究厥生平乃心王室經濟可名奚止藝術虎臥龍跳其人其筆

跋虞世南墨蹟後

虞世南仕貞觀朝爲太宗所賞稱其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今考唐史所載世南言論行事果有卓然足多者其書法少師智永專心不懈晚年遂造羲之之室當時與歐陽詢並以書名議者謂歐虞智均力敵然虞則內含剛柔歐則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爲優誠篤論矣但世南墨蹟稀如麟鳳黃庭堅云孔廟虞書貞觀刻千兩黃金那購得想當時民間鮮有藏蹟故云然也朕萬幾餘暇雅好臨池宮中舊藏虞書時出披覽摹倣其意輒有神會爰濡筆而識之後以示珍重云

跋顏真卿墨蹟後

史稱顏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咸曰魯公而獨爲權奸盧杞所忌

遣諭李希烈竟被賊害觀其赴火罵逆何其烈也平生善正草書宋祁稱其筆力遒婉今披閱遺蹟凝重沉鬱奇正相生如錐畫沙直透紙背覺忠義之氣猶勃勃楮墨間朕重其人益愛其書不啻逾於球璧矣

跋蘇軾墨蹟後

論者謂宋四家書皆從顏魯公入然亦其天分高出一時神明變化於古人耳實不盡拘於成法也觀蘇軾前後論書詩可知矣軾題孫莘老墨妙亭詩云顏公變法出新意細筋入骨如秋鷹題石蒼舒醉墨堂詩云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故其生平所書以跌蕩取勢以雄秀取態殆變化於古而不專主於顏者世又謂軾書亦學徐浩今浩書刻帖具在亦不相似也郭畀云東坡晚歲自海外挾大海風濤之氣作字如古槎怪石如怒龍噴浪今觀其真蹟信然豈區區成法之是拘耶

跋黃庭堅墨蹟後

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輩游於蘇軾之門當時稱蘇門四學士而庭堅爲尤著時人至以配軾稱蘇黃其文章學問固卓犖不羣而行草書亦自成一家元祐中嘗作草書於僧舍軾賞歎再四錢勰從旁曰君見自敘真蹟當更有得後謫黔獲見之遂深契藏真之妙嘗自云元祐間筆意癡鈍用筆多不到晚入峽見長年盪槳乃悟筆法此其草書之所以異也至所作行書剽去姿媚獨存風骨直欲與蘇軾分道揚鑣不肯俯循其轍間或雄姿猛氣逸出常度亦無傷其爲神駿故朕恒玩之

跋米芾墨蹟後

米芾書在宋四家中特爲雄秀史稱其沉著飛翥得王獻之筆意或云芾始學顏書已而宗李邕又棄而學沈傳師數數改業遂成名家今世沈傳師書絕少其與米之優劣無可考要以得法於獻之爲確論也朱熹曰米老理會得字故所論皆實是朱子蓋亦心折之其爲書豪邁自喜縱橫在手肥瘦巧拙變動不拘出神入化莫可端倪洵堪與晉唐諸家爭衡昔人謂右軍如龍北海如象然則芾其在龍象之間歟

跋朱子墨蹟後

嘗觀朱子論書一則有曰字被蘇黃寫壞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考亭固大儒其平日於柳公權心正筆正及程子寫字主敬之說蓋必有取也然觀其墨蹟亦間有蘇黃筆意考亭之論或出

於其門人所附會未可知爾蘇黃筆法原從顏柳得來考亭書沉著古勁當亦本於顏柳故時有不期而合之處耶

跋宋搨淳化閣帖後

宋太宗皇帝嘗遣使購歷代君臣書蹟命侍書王著模刻法帖十卷搨以澄心堂紙李廷珪墨大臣登兩府者方得賜焉蓋其重之如此當時本不可多得况歷數百年之後乎此本乃賜翰林學士畢士安者神采煥發波磔明潤漢晉以來翰墨風規宛然猶在者尚賴此帖之存也朕幾政餘閒啓帙披卷如晤往昔心意融洽洵可寶而藏之也

跋趙孟頫墨蹟後

宋濂作趙孟頫傳云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絕古今鮮于樞云子昂諸書皆爲當代第一而小楷又爲諸書第一胡長孺云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其稱賞之者至矣蓋書自宋四家盡變唐法而蘭亭玉潤諸帖之意寢遠孟頫起而矯之全用二王矩矱心摹手追神契無迹故一時矜爲度越前代然相傳其嘗作米書輒自棄去以爲不及良由米芾以天勝孟頫以人勝故爾第天分得之性生不可勉強人功盡則天自見右軍學書池水盡黑如此安得不神朕於古人諸法書無不展玩臨摹而於米趙墨蹟尤珍愛不忍釋手倣成卷軸動至盈千用冀天人交盡得古人微意而自忘其握管濡翰之勞也

跋董其昌墨蹟後

華亭董其昌書法天姿迥異其高秀圓潤之致流行於楮墨間非諸家所能及也每於若不經意處丰神獨絕如微雲卷舒清風飄拂尤得天然之趣嘗觀其結構字體皆原於晉人蓋其生平多臨摹閣帖於蘭亭聖教序能得其運腕之法而轉筆處古勁藏鋒似拙實巧書家所謂古釵脚殆謂是耶顏真卿蘇軾米芾以雄奇峭拔擅能而根柢則皆出於晉人趙孟頫尤規模二王其昌淵源合一故摹諸子輒得其意而秀潤之氣獨時見本色草書亦縱橫排宕有古法朕甚心賞其用墨之妙濃淡相間更爲夐絕臨摹最多每謂天姿與功力俱優致此良不易也因臨池之暇遂書此於簡末

跋董其昌書

計三則

米芾書天馬賦縱橫騫翥前無古人董其昌所臨既得其形似且極游行自如之妙朕嘗愛翫揭之屏風因題數語志真賞焉

朕觀古人墨蹟華亭董其昌書畫錦堂記字體遒媚於晉唐人之中獨出新意製以爲屏列諸座右晨夕流覽寧不遠勝鏤金錯彩者歟

此屏裝潢旣成尚餘縑素詹事沈荃亦華亭人素學其昌筆法題跋數語命之續書以志朕意時康熙壬戌二月八日

畫

畫馬贊

大梁韓幹古之筆精寫此駿足千載如生紅光耀脣紫豔承睫削玉霜蹄圓花霧鬢乾維叶象房宿効形體中儀式法合圖經鵠起鸞停風疾電駛不遇九方孰致千里我聞在昔文德誕敷飛黃服阜驥轂駕車覽物心怡披圖神往曾是權奇曾是淑儻南浮滇水北絕玉山利茲地用充我天闕

題周文矩畫說劍圖詩

鶯溪尺幅衣冠古貌出蒙莊辯論新劍客滿前毛髮動須知繪事亦通神

題蘇軾墨竹詩

徑尺筼筜墨淺深雪堂健筆勢千尋縱饒凝露春梢色不比凌霜挺節心

題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詩

天津橋下水粼粼柳外盤舟夾畫輪想見汴京全盛日春游多少太平人

陳所翁畫龍贊

雲龍駢駢衆物之靈暫行萬里少息千齡飛潛應候變化無形乾爻九五取象君德時乘六位周流八極雲行雨施品彙生殖爰有哲匠絹素經營僧繇砥筆董羽研精蜿蜒天矯巧若天成嗟此好手聲價超越得水能飛點睛斯活波濤騰涌煙霧滅沒遠宅江海亦遊名都夏王遠駕虞舜受圖命官紀年用表禎符德至泉水神物乃下馴擾可參矣俟摹寫秘藏斯卷以驗真者

老子出關圖贊

趙孟頫畫

修身養壽古隱君子掌藏室書爲柱下史清靜自正是其大旨宗周式微羣雄龍戰逝將去此八荒周徧徐甲負笥青牛服輶關尹望氣物色候門和光抱一目擊道存少留著書虛無是論玄文旣宣解人亦寡入於無垠廣莫之野去住兩忘物無害者吳興學士繪事肖神旣寫道德又貌仙真高古肅穆鬚髯伊人神龍見首變化莫同乘雲上下孰知其終至聖所名斯言我從

仇十洲青綠畫詩

流鶯百轉起煙槐細雨油雲點翠苔松竹青青山色靜遊人倚杖尚徘徊

佩文齋書畫譜卷第六十七



佩文齋書畫譜目錄

第六十八卷

歷代帝王書跋

夏禹治水碑

周穆王壇山刻石

漢章帝書

晉武帝書

晉武帝我師帖

梁昭明太子書隱山寺榜碑

唐太宗真蹟

唐太宗晉祠銘

唐太宗屏風帖

唐高宗登封紀號文

唐睿宗書昇中述志碑

唐睿宗書武士彞碑

唐明皇書陝州盧奐廳事讚

唐明皇書裴光庭碑

唐明皇謁玄元廟詩

唐明皇書鵠鵠頌

唐明皇涼國長公主碑

唐明皇金仙長公主碑

唐明皇書太山銘

唐明皇書孝經

唐武后書昇仙太子碑

南唐李後主書

南唐李後主蚌帖

南唐李後主書太白詩

宋太宗書急就章

宋太宗御書

宋太宗御書

宋太宗行書蔡行勅

宋太宗御書飛白

宋太宗至道御書

宋仁宗御書飛白

宋真宗先天太后贊

宋仁宗賜魏家刑政二字

宋仁宗賜沈括御札

宋徽宗御書修禊序

宋徽宗御書

宋徽宗大觀五禮記

宋欽宗御書

宋高宗御書

宋高宗書樂毅論

宋高宗書翰墨志

宋高宗御書史實

宋高宗真草神翰

宋高宗賜胡直孺御札

宋高宗臨顏魯公乞米帖

宋高宗書便面

宋高宗書先聖先賢圖贊

宋高宗賜劉大中御札

宋高宗御書神女賦

宋高宗御書杜少陵詩

宋高宗書徽宗御集序

宋高宗石經殘本

宋高宗養生論

宋孝宗書千字文

宋孝宗御書心經

宋孝宗書用人論

宋孝宗卹刑御筆

宋孝宗書阿房宮賦

宋孝宗書貞觀遺事

宋孝宗御書王褒賢臣頌

宋光宗御書

宋光宗宸翰

宋寧宗宸翰

宋理宗御書律詩

元文宗書奎章閣記

明太祖賜蘄春侯卷

明成祖宸翰卷

明仁宗御書

明宣宗賜謝庭循御筆詩卷

明宣宗書綠竹引

明孝宗御書

明世宗御書

明神宗御書卷

佩文齋書畫譜卷第六十八

歷代帝王書跋

夏禹治水碑

雲密峰有禹治水碑皆蝌蚪文字碑下有石壇流水縈之最爲勝絕

徐靈期衡山記

雲密峰半有禹碑禹王至此量之高四千一十丈皆蝌蚪之書曩有樵者見石壁有兩蚪相交碑上雙睛掣電字石光瑩目不可正視怖畏走之不已此後了無見者

陳田夫南岳總勝集

劉禹錫寄呂衡州詩云傳聞祝融峰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祕文龍虎形崔融云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傍分螺書區刻韓退之詩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又云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古今文士稱述禹碑者不一然劉禹錫蓋徒聞其名矣未至其地也韓退之至其地矣未見其碑也崔融所云則似見之蓋所謂螺書區刻非目覩之不能道也宋朱晦翁張南軒遊南岳尋訪不獲後晦翁作韓文考異遂謂退之詩爲傳聞之誤蓋以耳目所限爲斷也王象之輿地紀勝云禹碑在岣嶁峰又傳在衡山縣雲密峰昔樵人曾見之自後無有見者宋嘉定中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以紙打其碑七十二字刻於夔門觀中後俱亡近張季文僉憲自長沙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政子一模刻於岳麓書院者斯文顯晦信有神物護持哉韓公及朱張求一見而不可得余生又後三公乃得見三公所未見一奇矣禹碑凡七十七字輿地紀勝云七十二字誤也其文云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岳泰衡宗疏事裒勞餘伸禋鬱塞昏徙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予又考述異記云空同山有堯碑禹碣皆科斗書淳化閣帖首有禹篆十二字輿地志江西廬山紫霄峰下有石室室中有禹刻篆文有好事者鉏入模之凡七十餘字止有鴻荒漾余乃構六字可辨餘巨識後復追尋之已迷其處矣福建莆田縣陳嵒山有自然仙篆以紙模之形類禹刻何翥詩烏書蟲文不可識如讀岣嶁神禹碑禹之遺跡靈闕如此號曰神禹抑有由矣

楊慎升菴集

余來爲禮部尚書之明年傳聞衡山有神禹碑發於地中即欲往觀之而未能又明年爲嘉靖乙未之秋楚士有摹神禹碑來遺者快觀而諦觀之字畫奇古與後來篆籀手筆迥別而碑石復剥落雖習於古篆者僅能辨

其一二字既不可識其中所云獨於碑末有小楷書右帝禹刻四字意者以後來漢唐人因見此碑別有所考據而題之及考韓昌黎岣嶁山詩云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鸞飄鳳泊掣虎螭事嚴跡祕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洟而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而劉禹錫寄呂衡州詩亦曰嘗聞祝融峰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祕文螭虎形盛弘之荊州記云南嶽周回數百里昔禹登而祭之徐靈期南嶽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南嶽文云高四千一十丈由數說合禹貢而觀之則大禹由岷山導江歷湖入海過南嶽登祭而刻石此山即此碑無可疑者然韓劉二公蓋皆聞而不及見今余幸見之而其所謂科斗拳薤倒披鸞鳳飄掣虎螭悉知此碑字畫之形狀豈所謂道人之偶見者所流傳而碑末四字或即此時題之歟至於二公所云祕文祕跡則理固有然者夫宇宙內神物固當天寶而地藏之藏之則必復見而余幸當其數載復見之會又獲觀之則視二公之不獲見而悲詫涕洟者顧不幸歟雖然又安知此兆非我國家休嘉之治而文明之運益當大啓以復三代之隆乎則又匪特余之私幸已也門下太學生新會容瑞旣請精搨而翻刻之於揚州甘泉山書院而府庠生南京張生襄見而悅焉又請捐貲而重刻之合二碑爲一幅置於新泉精舍格物之中堂使來學者得共觀焉雖不必識其字義觀其形模奇古想見古聖人之心畫如覩古聖人之儀形因以得古聖人之心精一之妙豈但供玩好而已邪夫天地之文蟲鳥之篆伏羲之畫因象而得焉亦何有於文字哉

湛甘泉文集

周穆王壇山刻石

右周穆王刻石曰吉日癸巳在今贊皇壇山上壇山在縣南十三里穆天子傳云穆天子登贊皇以望臨城置壇此山遂以爲名癸巳誌其日也圖經所載如此而又別有四望山者云是穆王所登者據穆天子傳但云登山不云刻石然字畫亦奇怪土人謂壇山爲馬蹬山以其字形類也慶曆中宋尚書祁在鎮陽遣人於壇山模此字而趙州守將武臣也遽命工鑿山取其字龕於州廨之壁間者爲之嗟惜

集古錄

趙之贊皇有吉日癸巳四字在壇山崖石間世傳爲周穆王書宋皇祐四年九月宋景文公自亳遷鎮陽過趙始遣人訪得之今劉莊者因鑿移郡廳筆力確峭有効拔弩張之勢其吉日字往往與周淮父自伯碩父鼎齊侯鏄鍾諸款識合實二千年奇迹也歐陽文忠公家藏金石遺文甚多其最遠者唯毛伯伯同二敦銘及此文

而已趙明誠繼著金石錄獨以筆畫類小篆爲疑今用周宣王時石鼓文攷之其字形多如小篆恐當時與古文科斗書兼行至李斯始以此擅其名爾明誠已信石鼓爲周人之書何獨於此而疑之邪濂旣手摹刻於浦陽山房恐人惑也又不得不辯

酒溪集

漢章帝書

章草本漢章帝書也今官帖有海鹹河淡其書爲後世章草宗取其名如此

法書要錄

晉武帝書

昨日閣下見晉武帝書甚有英偉氣乃知唐太宗書時有似之

東坡集

晉武帝我師帖

武帝書紙糜潰而墨色如新有墨處不破吁豈臨學所能欲令人棄筆研也古人得此等書臨學安得不臻妙境獨寫唐人筆札意格庭弱豈有勝理其氣象有若太古之人自然鴻野之質張長史懷素豈能臻其藩籬邪昔歸公跋趙令時家古帖得之矣欲盡舉一巵書易一二帖恐未許也今日已嬾開篋但磨墨終日追想一二字以自慰也

寶晉英光集

晉武帝我師帖真蹟宣和祕府官本今在震澤王氏筆勢雄健高古絕倫當爲帝王書法之冠此無上妙帖也

清河書畫舫

梁昭明太子書隱山寺榜碑

建德縣隱山寺有梁昭明太子書榜隱山之寺四大字昭明性愛山水嘗至池往往有遺跡處或亦涉縣境中此書傳是其親作餘八百年而宛然獨存亦異矣宋崇寧褒封有牌墨猶存之語宣和二年尉張昇摹本以刻於郡城西廟中淳熙守袁說友又取真蹟龕置神殿側其崇敬如此所傳信不誣某丙子秋以視旱抵寺訪尋在東廡室隅塵土翳蝕徙以出拂拭諦觀歎其筆勢雄秀莊重因語僧某曰此何惜一石而不爲永久計邪間稍剥落俾模池廟中石本參訂刻之庶幾完善明年春以賑饑復至已買石礪治未幾來視則石斷爲二不可用矣仍語某母以是懈當決成之又明年六月某來告曰前之月寺傍溪水暴溢岸崩出一巨石高七尺許闊幾半碑製具而無文容字位置且有餘殆神明之靈陰有以相之發端實自公願紀其槩某欣然爲書使併刻

於下方云是歲爲至元重紀之四年龍集戊寅九月壬戌朔具官吳師道題

禮部集

唐太宗真蹟

唐太宗躬擐甲冑出入行陣親與羣雄搏戰而勝之計其勇健虓武豈復翰墨間人也官法帖帝王部中有太宗書真行千餘字觀其用筆精工法度粹美雜之二王帖中不能辨也而其雄邁秀傑之氣則冠諸書者嗚呼盛哉宜其備文武之大美兼聖賢之能事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雖數千年慨然可想也此書畫目是其真蹟前數行亦自有法可愛乙酉仲夏柯山東堂書

張未宛丘集

唐太宗晉祠銘

右唐晉祠銘太宗撰并書晉祠者唐叔虞祠也高祖初起兵禱於叔虞祠貞觀二十年太宗爲立碑焉

金石錄

唐太宗屏風帖

右唐太宗屏風書余從兄季平家所藏蓋從祖紹興初爲江西漕屬以重賂得於北人之南渡者凡十一幅皆絹素也其上雜繪禽蟲水藻之文猶隱可認按唐會要正觀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上自爲真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爲一時之絕誠可寶也淳熙九年冬十一月祝寬夫公濟跋

戲鴻堂法帖

文皇嘗作真草書古帝王龜鑑語爲二屏風示羣臣今所存者草書耳輕俊流便宛然有右軍永興風度惜天骨小乏戈法猶滯後有祝寬夫姜夔王允初跋亦佳姜遂題字荒僥不知體大可笑也

弇州山人纂

唐高宗登封紀號文

右唐登封紀號文凡兩碑皆高宗自撰并書其一大字磨崖刻於山頂其一字差小立於山下然世頗罕傳政和初余親至泰山得此二碑入錄焉

金石錄

唐睿宗書昇中述志碑

右周昇中述志碑武后自撰睿宗書碑極壯偉立於嵩山之巔其陰鍾紹京書字畫皆工妙政和中河南尹上言請碎其碑銘從之

金石錄

唐睿宗書武士彊碑

右周武士彊碑武后時追尊士彊爲無上孝明皇帝命李嶠爲碑文相王旦書石焉戎幕閑談載李德裕言昔